



1.



5

5

金華編卷一百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 六十二

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并序 碑文以三百六十五字書刻

大秦寺僧景淨述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叅軍呂秀巖書

粵若常然直窅先而无塵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

攝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

无鑿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響風而生二
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
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
心太無希嗜泊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開平大於此是
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屬隨
轍竟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
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
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

尊弥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
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圓廿泗聖有說之舊

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
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
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
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開廿七部張
靈化以發靈開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滌虛白印持口字
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
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
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
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
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靈聖非

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華啓

運明聖臨人太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
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
房公靈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闕深
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
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
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靈妙無爲觀其顯宗生
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
卽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寧
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

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
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
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纁布
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竅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
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
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
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未下土大笑訕謗
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
僧共振靈綱俱維絕紐唐高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

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時傾
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
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
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
躬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
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榜額戴龍書寶裝曜翠灼爍丹
霞睿扎宏空騰凌激日寵資比南山峻極浦澤與東海
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入時肅
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
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

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
景衆且軋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靈故能亨壽

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
惟新景命化通羣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
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
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
能樂念生響應情發目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
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
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
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築名於王

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

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閒爲公爪
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
懸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輦斯
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
諸五旬餽者來而飢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
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
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无魔湛寂常然擁

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

真應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軋廓坤張明

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
之康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

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也顯宗啓聖

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

績咸熙人賴其慶晉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

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祚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

仁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也建中統極聿修明

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

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

能作方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六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
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右碑下及東西二面皆列彼國字式下有助檢校試
太常卿賜紫袈裟寺主僧業刹檢校建立碑石僧行
通雜于字中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按碑三一妙身元
元真主阿羅訶者教之主也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
于貞觀九年至長安也京兆府義寧坊建大秦寺度
僧廿一人貞觀十有二年也此卽天主教始入中國
自唐至今其教徧天下矣予讀西域傳拂菻古大秦

國居西海上去京師四萬里與扶南交趾五天竺相
貿易開元盛時西戎冒萬里而至者百餘國輒貢經
典迎入內翻經殿遂使異方之教行于中國然惟建
寺可以度僧計當時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
千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凡兩京度僧尼御史
一人涖之僧尼出踰宿者立案止民家不過三宿九

年不還者編諸籍甚嚴也今天下寺不常建而僧尼

遂至無筭何耶

金石錄補

北齊武世千辛而今故出資之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
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雋慧甫能行便解作

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瞑笑
視翛然長逝卜塋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
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
三世因緣此見其淨頭陀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
開門之俟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頻陽劉雨化集中
字完好無一損者下截及末多作佛經番字

來齋金石刻考

略

大秦卽梨軒說文作麗軒漢書西域傳所稱梨軒條
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
國水經注恒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

恒水東到多摩黎軒國卽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黎軒道元據此蓋以黎軒爲卽波麗矣攷條支卽波斯國魏書云地在忸密之西東去黎軒猶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人入中國之

始合之碑則云于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敏求

之誤

關中金石記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興重岩寺碑襍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

秋

疑秋

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

之數今摩尼祇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

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

安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

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

其僧皆削頂畱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

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

穌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卽大秦遺教未審

然否後題大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所云大耀

森文亦彼教中語火纁布卽火浣布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歷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
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
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
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
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
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
于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
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
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
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

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
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
寺阿羅本卽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尙仍舊
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
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
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釋寺唯一夷寺有三
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景教也祆神卽波斯也今據
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
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
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

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

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祿即大秦也其俗

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

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

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

魯支有弟子名元真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

行于中國然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

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

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

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

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旣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歷六年回紇請荆楊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

葷酒夜聚媼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
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
最劣矣以元興三夷寺之例覈而斷之三夷寺皆外
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
通文字膏脣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異于摩尼祇

神也

錢氏景
教考

其引西州南國書流傳

右錢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
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
族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
其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

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
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
淫宇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

考 回回之先卽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四譯館考作誤

罕騫德 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華言

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分定制
傳及後世千餘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
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
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習清真之教者乃更衍其說
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刺欣欣傳易司

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
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
按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回紇之先爲匈奴元魏時
號高車或曰勅勒曰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
之史班班可攷異端之徒創爲荒忽幽怪之談以欺
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也又

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

四部如討刺特

降與母撒之經名

則道爾

降與達五德之經名

引支納

降與爾撒之經名

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

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

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
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
白索義爾之大觀真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
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侑昧任不
可窮詰而其繇在四驛館者回回特爲八館之首問
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爾兒罕
占城日本真臘瓜哇滿刺加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
爲吾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誕幻而顧
倒道而行迂道而說以爲得天之明諭噫是何其無
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

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

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酒酪

見新唐書

回紇傳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

許之

見舊唐書憲宗紀

明洪武時大將入燕都得秘藏之書

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

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

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遺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

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間

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

課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竒服招搖過市而恬然
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

道古堂
文集

按此碑原委景教考言之已詳潛研跋謂今歐羅
巴奉天主耶穌或云卽大秦遺教据碑有判十字
以定四方之語今天主教常舉手作十字與碑言
似合然 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構于西洋利瑪
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
歐羅巴在極西北須從海中大西洋迤西而南經
小西洋大南洋抵占城瓊島泊交廣以達中土有
九萬里之遠也若大秦國以 本朝職方會覽四

彝圖說諸書攷之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尔
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
一也杭氏續考專論回回之教其說亦詳然謂唐
之回紇卽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卽回鶻
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
祖國以今職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
伯尔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回紇隔遠亦不
能合爲一也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
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
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佛菻卽拂

蘇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其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祇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祇神字當从示从夭讀呼煙切與从夭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夭爲祇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夭最敬故君長謂之夭可汗山謂之天山而神謂之祇神延及歐邏巴奉教謂之天主皆以夭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

此碑稱常然真寂戡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
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
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
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
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
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
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
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不空和尚碑

碑高八尺三寸五分廣四尺一寸八分
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西安府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翊縣開國公嚴

郢撰

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

書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

睿宗口知至道特見高印訖

肅宗

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聖言德祥開

右

至尊

代口初以特進大鴻

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錫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鑿□□
夏六月癸未減度於京師大興善寺 代宗

爲口癡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
毗之時口遣中謁者齋 祝文祖祭申如在

之敬 睿詞口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

與比明年九月 口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

院和尚性聰朗博貫前佛萬法要指緇門獨立邈盪盪
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卽時
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弥地普而深固非末
學口能詳也敢以概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

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口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摧十八會法口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畱中道迦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口爲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爲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共具坐道場浴

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
搖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
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
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末懷梁木將紀本行託
余勒崇音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簞書
昭銘口予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右我

三宗道爲

帝師秩爲儀

同昔在廣成軒口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
眞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踈之爛然有第陸
伏狂爲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口降愚寂然感通其可

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 天

使祖祭

宸衷悽惻

詔起寶塔舊口之隅

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刻石爲偈傳
之大都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建
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氏
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祿故不空始爲特進大鴻臚
封之肅國公旣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
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

金石錄

舊唐書王縉傳曰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

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
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
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
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
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鹵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
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
爭權擅威自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
觀吏不能制僧徒雖有藏姦蓄亂敗戮相繼而代宗
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筆曳僧尼又見縉等
施財立寺窮極瑰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爲證以

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
難不足道也故祿山史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
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
力所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旣推以業報則
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
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
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
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
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
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

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
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其傷教
之源始於縉也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故具錄之
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
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吁亦異矣
冊府元龜載不空贈官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
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
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宏闡與時偕行特
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
祖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於見聞修持萬行常

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崆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扣如流自涯皆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當有命秩用申優禮而得師爲盛味道滋深思復強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士內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諡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又言大歷三年二月興善

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寺塔下見古槩得一小棺長尺餘發視有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佛髮一條每棺一鎖規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其說近怪仲文爲桓元侍中領左衛將軍安帝反正出爲一不陽太守未至關中不可以欺里巷之儒而代宗乃言寶輿具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何哉 洪邁容齋

一筆曰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尙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

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竝冠以譯經三藏

久之復罷

金石文
字記

不空得總持門靈異甚多故不獨伏象澄海數事如
值大旱京兆尹蕭昕請致雨空咒畫龍投曲江白龍
尺許振鱗出水亘天嘶鞭馬疾驅奔及十步暴雨驟
至比至永崇里已決渠矣元宗嘗召術士羅公遠同
至便殿校功力殿石瑩滑師借遠如意遽激宰羅再
三取之不得上起不空曰三郎勿取此影耳因舉手
示羅如意又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入誦仁王密語神
兵見於殿庭西涼果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

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城劫幻光明天王怒睨蕃
帥大奔帝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又邛山
有蛇頭若邱陵見不空乞度遂欲陷河維決所居不
空授戒說法且曰昔以瞋深受此苦報今復忿恨吾
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旬月遂死澗中不空多
祕密法當時甚著碑荒落不稱余所見尙多遺忘故

少爲筆削附載于此

史金石

碑中斷裂首題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
口縣開國公嚴郢撰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
會稽口開國公徐浩書新唐書郢本傳盧杞引郢爲

御史大夫其階與勲爵皆未及浩本傳德宗初召授

彭王傅

神道碑云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傅

而階銀青亦未之及會稽

下缺字於時進封郡公當爲郡字也

授堂金石跋

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

告身二通裴本高一尺二寸橫廣與行數俱不計字大小多寡亦不等告正書鄧文原等三跋俱行書

尙書吏部

起居舍人試知

制誥朱巨川

用父贈太子洗馬蔭合結儒林郎正授大理司直兼豪州鍾離縣令經考武並市上佐兼監察御史考參並中中任右補闕內供奉經考肆章中奏之
後考考并準大歷四年六月一日及今年正月五日制并行事加階明經加堂階計壹拾陸階合正陸品上叙

右壹人擬朝議郎

正陸品上行起居

舍人請試未知

制誥

尚書左僕射闕

開府儀同三司掌書左僕射知掌書上柱國臣希逸

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臣真卿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說

正議大夫吏部侍郎未上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

朝議大夫部侍郎上柱國吳郡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未上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臣詵等言謹件朱巨川王密關播

良輔獨孤弼等伍人擬階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建中元年八月廿二日朝議郎守尚書吏部郎中賜緋魚袋臣王定上

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臣崔容讀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臣楊炎省

侍

中

闕

聞押

告朝議郎前行起居舍

人一試知制誥朱巨川

計奏被

旨如右以符立到奉行

主事意

郎中定

令史

書令史

建中元年八月日下

右建中元年告身

勅典掌王言潤色鴻業必資純懿之行以彰課最之績
久更其職用得其才朝議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知制
誥朱巨川學綜墳史文含風雅貞廉可以勵俗通敏可
以成務自司綸翰屢變星霜酌而不竭時謂無對今六

金石錄卷一百一
官是總百度惟貞才識兼求余其稱職膺茲獎拔是用
正名光我禁垣實在斯舉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建中三年八月十四日

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元

駕蘇祿矣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 行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建中三年六月十五日

侍文
中
文
仁
日
關
留
文
恩
書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孔
白
洲
其
河
善
夫
河
寶
身
正
大
中

正議大夫行給事中
審
幸
亦
以
長
一
洲
文
武
文
恩
書

大
中
三
年
六
月
日
時
都
事

大
中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左
司
郎
中

吏
部
尚
書
闕

書
中
史

朝請大夫權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

翰
命
出
封
贈

吏
部
侍
郎
闕

主
事
計

尚
書
左
丞
闕

奉
計

告
朝
議
郎
守
中
書
舍

人朱巨川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 怡

判郎中 滋

令史 侯朝

書令史

建中三年六月十六日下

右建中三年告身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

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卽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蓋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翫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尙龍集辛亥仲秋朔喬簣成題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尙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吏部尙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間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

川欲重其事時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秘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邪不可得

而可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
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
令爲真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
而未爲真中書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勅後
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
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
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
一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尙書一人侍郎二

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
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
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
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
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
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
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益
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
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尙裝爲秘玩况真跡
邪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按告身之制通典載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既試而銓身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今驗建中元年告身內有吏部郎中王定上字給事中崔容讀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省字侍中闕當有某人審字此行之次有聞字次有被旨奉行字皆與通典合朱巨川于建中元年官行起居舍人三年守中書舍人而告並階朝議郎唐六典朝議郎正六品上起居舍人從六品上中書舍人

正五品上凡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巨川
在元年階朝議郎而官行起居舍人以正六品上
階擬從六品上官是階高擬卑也故曰行至三年
仍階朝議郎而官守中書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
正五品上官是階卑擬高也故曰守階官皆與六
典合兩告中惟三年勅典掌王言云云是顏書其
元年告列真卿行吏部尙書銜名三年告不列蓋
已在間局矣元年告凡數目字作壹貳等字而年
月皆作一二元宗先天時詔改之制也唐書百
官志王言之制七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四曰發

勅授六品以上用之制有詞勅無詞此一告元年
者無詞授六品以上也二年者雖亦六品以上而
仍謂之勅雖曰勅而有詞殆中書舍人之官異于
常格歟朱巨川兩唐書無傳元年告銜名有尙書
左僕射知省事希逸者卽侯希逸也舊唐書傳希
逸平盧人寶應元年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尙
書私艱去職大歷十一年起復檢校尙書右僕射
上柱國封淮陽郡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于
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
僕射久之加知省事新傳則云夜與巫家野次李

正己閉關不內遂奔滑州名還檢校尚書右僕射
知省事兩傳不同据此告希逸列銜是左僕射非
右僕射在建中元年非末泰元年且末泰紀元在
寶應廣德之後大歷之前非大歷後舊傳誤

顏魯公奉使帖

石高五尺一寸四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分作三截上
截書十一行行七字下截像中截跋十二行行十四
字並行書唐重跋
正書在同州府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
悵悵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
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人心無路見

時事只天知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
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
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逾二年
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
自表云重旣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
本狀貞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
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貞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
室俾觀者有考焉

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
事唐重書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
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

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

石墨
鐫華

公使逆藩逼以僞相羈囚憤懣甘死待日內無可屈
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
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卽遙訣君
父痛哉未嘗不百拜展卷淚淫淫承睫下也坐令逆
徒兇焰頓化叙崇則此象此字之傳固人心天理之

不容畏亦造物之呵護引延畱爲三血氣之類置榜樣也夫上可以格之天下可以感逆賊及數百世之人之遠而一堂之近平生合姓之忠義不足以信之君而破奸相之謀公何遇之不幸也然丁此遇而後完大節于八十之年公卽無心以自表暴而天若有以

一就之又何恨乎

墨林快事

右顏魯公像并奉使蔡州書在同州府宋靖康元年七月祕閣修撰知同州唐重所刻題云重旣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自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節氣不衰而

狀良非昔也乃刻石寘之祠室俾觀者有攷焉案魯
公以貞元元年乙丑爲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六則
乾元元年戊戌年止四十九故二像鬢眉不無壯老
之別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建炎初以天章閣直學
士知京兆府與金人戰城陷死之蓋忠義得之性成
宜其有慕於魯公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案魯公以興元元年奉使貞元元年八月廿四日死
難唐書本紀以爲八月丙戌獨行狀以爲興元元年
者非 重字聖任自署爲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

軍州事攷重以右諫議大夫疏斬蔡京父子遷中書

舍人言宰輔當先補外爲宰相所惡落職知同州傳
不載其爲祕閣修撰當是略也是年金兵破晉絳重
度不能守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金
兵疑其有備不渡河而返尋擢天章閣待制卽其時
事矣後爲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爲金將婁室所攻
城陷殉節攷欽宗本紀金破晉絳乃是年九十兩月
事也婁室破末興軍乃高宗建炎二年正月事也重
在同州繪公圖像刻置祠堂是其忠義之氣根于天
性觀此圖者不特使真卿英靈千載不沫重之氣節
亦於是乎可見矣

關中金
石志

按此碑据魯公年譜以爲興元元年書据魯公碑
銘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于蔡州之難行狀云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新唐書本
傳不書薨日舊傳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與碑
銘同公之奉使新書本紀及傳皆不書年月舊書
本紀特書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
午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軍是希烈之陷汝真卿
之奉使皆在建中四年唐重以陷汝州在建中元
年關中金石記以奉使在興元元年皆誤也兩書
傳載真卿先爲袁傜所排次爲楊炎所惡最後爲

盧杞所忌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李勉密表固留又遣逆于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就館希烈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屢遣人或說或脅皆怒叱之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齊旌節首級至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

洩會死拘送真卿蔡州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縊殺之真卿之書此帖當卽與作遺表墓誌祭文同時真卿前以直道取忌于小人後以忠貞被拘于逆賊所遇之境艱苦備嘗千磨百折而不變節帖中所謂中心悵悵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數年中情事盡在此四語中後人可以想見也傳載真卿被害在興元元年王師復振之後則其書此帖自在興元以前旣不能確定其時

祇可系于被害之年

吳嶽祠堂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
二十六字行書篆額在隴州西鎮吳山廟

將仕郎行太子正字口口冷朝陽書

唐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國之元輔鳳翔隴右口原四
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公
晟有事于吳山之祠虎暢前驅鳥隼之族昇降林嶺
不歸不呼紫雲拊嵐以届于祠下公遂以神之口口
告于座客口口忝備賓佐管文記之任操觚染翰恭而
書之初相國涼公鎮鳳翔口常以中軍委口口口口名

橫軼倫伍大龔四年屬天降災沔不用踰時土山方焦
大水成陸封內山鎮分官禳祈命公禱于吳山公
於是氣肅體虔桂酒瓊筵公告神以災沔神饗公之
吉蠲明能通幽口在俄頃雲油雨霈霖霏優渥沃瘠膏
口口私必需既皂且房歲口大熟遽日起口人咸異之
由是公心有所奉動符冥應招神戶卅人供灑掃之事
其後拔王命提偏師救亂于蜀陞翦戎于邛樊曾不
踰時弨弓反旆繼以叛將擁衆兩河釋騷公鼓行而東
且討且援洹水盡敵魏槁制勝兵未及而趙北圍解氣
有餘而清苑凱旋渭川則殷若長城復皇都則口

如被竹冥符幽贊於是乎在無何優 詔拜公上公極
人臣之寵且以西門之務委焉公本之禮經山在封內
者得崇祀典况 吳山德於我乎具以 上聞特

請褒異 詔使中使孟希价持兪賜神錦袍金帶夫人
花冠等焜耀祠宇發揚幽昧山鎮之秩口于方岳矣徵
諸故事當開元廿八年 詔使正議大夫內常侍竇元
禮賜食致祭至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

神爲成德公至德乾元之間累有喪口口爲 天嶽王
則神之宣力有自來矣人或以公曩之感神駭于視聽
公異以爲 吳嶽者含蓄雲雨蟠厚地而柱蒼旻天地

之山也李公持顛定傾蘇羣生而戴天子社稷之山也與夫高嶽巨鎮均功並用盼蠻氣合何其恠哉鍾鼓樂之苾芬薦之人神欣欣旣晝斯夕宜矣山之廣袤載于方志略而不述所述者公之感通與其年月敢學舊史實而無華掌書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奉命爲記

按唐書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帥李晟復京師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八月晟至鳳翔斬叛卒王斌等及涇帥田希鑿此則以其年之十一月祭告吳山而掌書記于公異爲此文也碑中所云相國涼公

鎮鳳翔者李抱玉也

金石文
字記

右記于公異撰冷朝陽書爲李西平于興元元年十
月有事吳山而作也按晟傳德宗遣張少宏口詔進
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記云鳳翔隴
右涇原四鎮北庭兼管内副元帥司徒中書令西平
郡王而不以僕射平章入銜豈叙後之官爵略前所
加而不書耶抑進至三公則解僕射平章耶唐制率
以僕射平章遙授藩鎮始爲虛名晟拜鳳翔則爲節
度以中書令出鎮與僕射平章迥別矣舊書兼鳳翔
尹新書遺四鎮北庭皆當以碑爲正記又追述李抱

玉鎮鳳翔日以中軍委展禱嶽雨降今晟亦鎮鳳翔
復舉祠事文筆之工只三四語盡西平偉績通鑑載
公異草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涕卽其人也朝陽書
道媚可愛非俗手可及

金石錄補

按吳嶽卽西鎮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孫炎曰
雍州鎮有吳嶽山亦名吳山水經注汧水發南山
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山海經吳山三峯秀出雲
霄山頂相捍望之常有落勢漢書地理志右扶風
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唐書地理志隴州

吳山縣本長蛇縣貞觀元年更名有西鎮吳山祠

陝西通志西鎮吳山廟在隴州南七十里吳嶽山下唐李晟鎮鳳翔時旱禱雨應有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記卽謂此碑也禱雨事是李抱玉非李晟通志失檢隋書禮儀志開皇十六年正月准西鎮吳山造神廟此建廟之始也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爲成德公二月己亥遣大理少卿李楨祭吳嶽山成德公至德二年二月帝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此封祀之始也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十載但載正月癸丑遣祭嶽瀆海鎮而不書封吳山神事惟文獻通考載天

寶十載封嶽山爲成德公其八載但云九州鎮山
除八諸嶽外並宜封公而無封吳山成德公之文
此碑云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神爲
成德公据唐書紀傳翰之拔石堡是八載六月事
若因翰戰功而封吳山神又不應在正月是諸書
與碑牴牾未能明也碑又云至德乾元之間累有
褒口口爲天嶽王通考但云至德二載勅吳山宜
改爲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不云封天嶽
王也此碑紀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晟祠吳山
之事晟銜云鳳翔隴右口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

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據舊唐書本傳此
銜乃興元元年六月七月兩次所加其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正月所授至三月又加
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
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至四月又加
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皆不爲叙入
蓋晟時在鳳翔則叙鳳翔之新銜其前銜自不槩
叙金石後錄未及審也碑云相國涼公常以中軍
云云舊傳云大歷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李晟爲右
軍都將今碑作中軍似當從碑碑云救亂蜀陞翦

戎邛熨是德宗卽位之初吐蕃寇劍南晟將神策
兵往救因畱成都數月事碑云叛將擁衆兩河繹
騷云云卽田悅王武俊等魏州趙州之戰及勤王
退賊收復京城等事碑與傳皆合傳稱興元元年
七月德宗至京師晟亦入朝賜里第田園女樂鼓
吹紀功勒碑尋兼鳳翔尹蓋自復至鳳翔至是乃
有祠吳山之事也舊傳稱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
新傳作洮州臨潭人攷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
屬隴右道州有美相縣貞觀四年徙治洪河城以
故地置旭州五年又置臨潭縣八年廢旭州以臨

潭屬洮州是兩傳籍異而實同也撰記者于公異
兩唐書傳公異吳人文章精拔建中末爲李晟招
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
在德宗覽之泣下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
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通鑑載其事語蓋本此
碑叙其官階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兩傳
皆略書者冷朝陽兩書無傳惟李嘉祐有送冷朝
陽及第歸江寧詩知其爲江寧人

大岷山銘

石橫廣五尺八寸五分高三尺二寸五分三分
四行行字數十八至二十四不等行書在潯縣

大岷山銘

并序

判官相州司戶叅軍李沛撰

攝口陽縣令陳口卿書

巨唐興元末下 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遲速
等口於是焉在 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尙書御史大夫
駙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士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銀
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苻公愬之洎貞元
元年春一月畢會于大梁久之未進以其年冬十有一
月口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泚
宋節度劉公申令諸軍曰元兇李希烈曰口爲惡网口

口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神器以暴殄錯口命罪浮
子口口禍口于覆宗口上以德柔之以仁綏之如豺如
狼口口廼心蓋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猶尙盤桓伺其間
口然後口將口天威勗尔有衆尔所不勗其於尔躬有
罪口口公由是夙夜祇懼恭行明命長口口野口口
口口口次於許之扶溝口口而守口之以碓戟勁弩堅
之以深溝高壘口口口口口口追誨口及負芒刺于
背口戰慄于口常口外虞不遑內事二年夏四月口口
口變霜刃口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浹辰之間天下如
金同文口規口夷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涿鹿口

者之師□□□□不是過也五月有 詔會大梁洪班

賞勞以還師餼酒淮海金帛山積既醉而凱歌者動
以萬計事畢□□□□□□□□□□□□屯大岷洗
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
□□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衛□北伐勒石於燕然安
□廁於昔賢□多□於茂實顧謂沛曰此 皇上之威
德□□座之不績無述可乎沛從軍□年備□□□敢
不如命刊石立銘

□□□□春□□藏□□□□□□□□□□山裂壤□

□猖狂地所不載天其□亡 皇赫斯怒□樂萬方徵

兵諸侯出師勤□殫我□司翼尔鷹揚朝渡孟津夕次
大梁深溝□右高壘潁陽有心無戰神□乃殛向化者
□覆宗者賊宇宙□一車書同則振旅闐闐全軍□□
昔我往矣□□□□今我來思□勲銘山山□□□河
流□□垂□□□□此河石

碑爲平李希烈銘功之詞劉昫唐書德宗本紀云興
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宋亳節度使劉洽與曲環破希
烈之衆於陳州俘斬三萬級生擒賊將翟崇暉以獻
戊午劉洽大破希烈之衆擒其僞相鄭賁等五人以
獻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碑所云大都統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劉公卽洽也碑又云二年夏四月同戚口變霜刃口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又云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勞以還師卽指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竒所殺并誅其妻子仙竒以淮西歸順之事亦與史合

中州金石記

按大岨山禹貢作伾史記作邳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傳曰山再成曰伾爾雅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岨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岨書傳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禹貢雖指薛士龍曰大伾山許

慎說今黎陽之黎山今按岨師二字說文俱無伾

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邱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水經注有兩大伾山其云又東逕大伾下又東合汜水者此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非禹貢之大伾其云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者乃禹貢之大伾卽此碑所稱大伾山也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今屬河南衛輝府河南通志云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卽今碑所在也碑撰書人俱無攷劉洽兩唐書亦無傳惟于德宗紀興元元年十一月書劉洽破希烈

之事但舊紀稱洽爲宋亳節度使新紀略其官惟
于正月戊戌書劉洽爲汴滑宋亳都統副使三月
丁酉書劉洽權知汴滑宋亳都統兵馬事舊紀並
略之碑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
都尉田公卽田緒也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四
月己巳魏博行軍司馬田緒殺其帥田悅詔緒爲
魏州長史魏博節度觀察使新唐書田承嗣傳云
田悅早孤母更嫁平虜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
承嗣得魏訪獲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
及長命悅知節度事帝因詔悅爲節度使後乃更

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阻兵凡四年
狂悞少謀從弟緒手刺殺之緒字緒承嗣第六子
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推緒爲留
後詔卽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
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碑所
載緒官紀傳皆略之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
監兼御史中丞苻公卽苻璘也舊書傳苻璘者田
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真李芄等破田悅于洹水燧
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于濮陽因請助兵納
分麾下數千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逼徵兵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于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
衆降于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
郡王但据傳則璘爲田悅率兵赴濮州非爲田緒
璘之官御史中丞是馬燧所遷亦非緒所授與碑
異也碑云二年五月詔會大梁賞勞還師此事不
見于本紀破希烈之功李晟爲最著劉洽率兵盤
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間有俘獲大都曲環之績
爲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竒並非兵力所
致則洽亦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爲立傳而李沛
乃勒銘大岷比于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此可歎

也碑無歲月當卽是貞元二年五月

張延賞碑

碑高九尺三寸廣約四尺二十五行行
六十字隸書篆額在偃師縣經周寨

唐故贈太保張公神道碑

□□□□銀青光祿大夫□尙書戶部□郎

下闕

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相張□薨于位冬十月乙酉

□□于下闕其□□里嗚呼往□□□哀可極□歿□

□□□□□□諱□□字延賞河下闕□□□□下闕

部尙書中書令□□□□都督諡曰恭肅□輔

□□□開元之□□□□□□□□下闕臣器公而薦□

□□名寶符

聖宗名見竒之且思□□□□

□□□□解褐闕太師闕深於知□□□歎異□□姻

好闕城邑闕鎮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

散闕□□闕節度闕建中□□□輦轂駐蹕□

郊□□□□□進封闕時都邑闕重□□故□□

□□□□□□□□□□闕下之望□□

□□□□總戎闕心□功□闕聽遠邇相□□□

之□時情所闕弔博有加□□護喪事闕□□

聞□闕泣云尔太闕□□繁□□□□知禁德

禮闕康□□□□如東周之禮其在荆楚闕愛成頌

皆因俗施政□□□□□□□□下其闕叔山甫成中興之

業而□□□□下若星□□□□山岳斯可謂

歿而不朽者□詩云□□□□下備盡無□之孝遺令

薄葬布衣瓦器以終予志□□□□□□□□下目所及

皆為實錄其詳則制詔□□□□□□□□及下

太保□氏□□□□□□軒轅□□□□下

皇天太保嗣烈克光前下厥□閭閻懷思周愛甘棠荆

淚空碑况下

內作將作官馬瞻刻字并模勒

右贈太保張延賞碑首云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承

相張公薨于位又云冬十月乙酉蓋其葬之日趙氏
金石錄題爲貞元三年七月似未諦審其文矣文云
太師又云歎異申以姻好謂苗晉卿以女妻之太師
者晉卿贈官也後云祁國夫人太師其下剝落不可
識祁國蓋延賞妻封号太師亦謂晉卿也前兩行曼
滅不見撰書人姓名趙德甫謂趙贊撰歸登書登善
分隸有名於貞元元和間延賞子宏靖碑亦登所書
見於寶刻類編今不可得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億按碑刻缺甚前人皆未收及近韓太初始訪得之
其文略可成句有貞元三年秋七月丞相張公薨於

位與新唐書德宗紀宰相表並合又載公諱延賞字
延賞按本傳延賞初名寶符賜名曰延賞今碑下截
寶符字完好其云思恭肅之德錫茲嘉名卽其事也
然傳不言字延賞又延賞生平歷官碑字僅可見有
入拜給事中又有歷御史中丞證之史文亦不遺此
惟碑云以公力竭誠追封魏國公則有所未及此亦
足補史之疎也碑言遺令薄葬以布衣瓦器可謂儉
而中禮者矣

偃師金石
遺文記

按碑文約一千五百字今存者三百餘字賴標題
有張公字文有延賞字知爲張延賞碑据金石錄

以此碑爲貞元三年趙贊撰歸登八分書趙贊無
傳歸登舊唐書傳云字冲之吳人大歷七年舉孝
廉高第貞元初復登賢良科歷遷工部尚書贈太
子少保有文學工草隸此碑立于貞元三年是登
舉賢良科時也寶刻類編載張延賞子宏靖碑亦
登所書宏靖卒于長慶四年距書此碑又三十八
年則登亦躋高年矣集古錄又載百巖大師懷暉
碑歸登篆額則登工書不獨草隸也延賞爲嘉貞
之子嘉貞官戶部尚書中書令益州長史都督謚
恭肅今碑叙嘉貞官謚有泐字可据補也碑云鎮

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散

下鎮北

都者王思禮也思禮請爲從事延賞遂爲太原少

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畱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

碑有散字或是散騎常侍然兩傳皆無此官碑云

建中□□□輦轂駐蹕□郊傳稱建中末駕在山

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碑之所見可參攷者

祇此餘俱詳兩書傳中又延賞與父嘉貞子宏靖

曾孫彥遠累世皆有書名書譜並載之彥遠法書

要錄序稱曾祖少稟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

作此碑旣缺泐而本傳但稱其博涉經史而已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三

李元諒頌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分廣六尺二寸四分三十二
行行六十五字隸書額題大唐鎮國軍隴西節度使
右僕射李公懋功昭德頌二
十字篆書在華州治大門內

大唐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華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公懋功昭德頌 并序

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騎都尉昌平縣開國男張濛

撰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韓秀弼書

朝散大夫守宗正寺丞李彝篆額

聖唐九葉

皇帝平內盜攘外夷

中興

口圖以崇口業乃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御史大夫舉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元諒整兵隴
右分鎮京西 朝野所以爲宜軍州翕而益重復我

泚罕期在於茲口謂公星辰之精山河之靈或穆英明

爲 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

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瘡厲露表羣言贊

千雲口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義卻天下之

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勲庸播金石以爲天下表莫盛於
碑版然則 陛下寶臣元諒雄傑英勇沉斷

明謀虎牙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有七德而克用
爲摸文有九功而能舉爲法故輝燭方邵糝稗韓彭桓
桓然狗 國之功皆可揭而昌言也管

陛下簿狩郊甸爰牽巴梁虵虺畜而毒生豺狼飽而
害作內興宮闈黨與譎張何望之墾掘咸林敬釭窺覷
蒲坂同逆相扇傾陷臣州元諒時以散員副戎開鎮無
一壤之士無一旅之衆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賊使於
潼津破賊將於敷谷築勝連擊遂克口池閭閻載安室

家相慶此其侑

國之功一也勇而重問以備不虞

創口墉隍是徵板榦環迴裹於脩郭延袤載於通衢異防馳突之鋒度窳搜牢之掠四封輻湊不震不驚益兇豎東顧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侑

國之功二

也州之口備自管其空乃剔鑊鼓爲兵撤氈毳爲甲剗篙操爲弩戟簣鞞爲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隊於三令勞逸斯共甘苦必分德以導其懷刑以齊其力義以啟其憤口以口其口由是士皆嚮方樂公戰矣此其侑

國之功三也籍馬蒐棄補卒濟師始編簿者二千

次

載書者一萬進次昭口稟令於副元帥之軍剡屯口泰

分援於口可孤之口元兇怙衆犯我中營或靡旂而來
或掉鞅而去因其去也霆激飂衝分翼夾馳覆其陣血
鬪澹川之水屍膏灞岸之田狡勢遂窮不能復振此其
徇國之功四也蒼茫北其御苑橫蘊長雲推百堵
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晟奔甲
而奔轂騎爭追若燎于藪賊泚憂迫躬率全軍馳其恟
恟之徒拒我堂堂之衆一鼓而北口死真寧氛禳靡而
黃道清腥穢消而彤庭肅口師章敬都邑晏如迎
大駕復於咸秦還大兵戢於陰誓此其徇國之
功五也李懷光阻河口口口口戈鋌北連絳臺南拒黃

巷選口方之健將保朝邑之離宮

陛下持

詔攻圍重鞠戎旅摠干經畧丕冒口涼或倚擊其救兵
或邀絕其餽卒力殫命窒困乃求降未殲當路之豺且
燦吠籬之犬此其徇一國之功六也進屯河縣接邏
關橋雖竹纜已焚而木甕將渡太憝知窘猶懷間心棄
暗出奇牽於有勝遲叟遇伏口物無歸口蹙窮城自絞
中閤三條口口三輔斯寧此其徇一國之功七也戎
羌不道俶擾西階驟掠邠淫窾入鹽夏狂其橫猾溽暑
仍留苟不用權若何攘暴迺勵我鷹揚之旅棄其馬瘠
之時張皇軍形口口口逸然後排烽結隊加竈翻營師

未逾於洛源寇已退於河曲此其徇

國之功八也

夔夔蕃虜匿詐求和重違修睦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
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請以爲備且曰古者諸侯
相見兵衛不撤警也今犬羊反覆未可以端信待之乃
拒平涼二十所里柵爲壁塹口壕設誓師教前之伏修
楚臣勁後之殿練銳三千涉涇式遏旣而升壇將歃果
以惡來聲若河翻勢如山進望我旗鼓驚貽而還禦侮
之道旣麤折衝之威亦著此其徇

國之功九也良

原縣間在涇隴西墜窮邊罹彼煙塵剪爲荆棘

□□經啟密

命興功遂發軫而遽行卽建標而特

起恢其制度峻以規模後不二旬隱然聳立乃修廬并
乃闢田疇商旅□通□庸偕附烽候交於塞表保障連
於峽□□周築虎牢漢憑馬邑遏于亂畧曾何足云此
其侷 國之功十也 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勳

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歌鍾以樂之邛宅以寧之自
建中以來衛 社稷之臣秉旄鉞之將除宰輔董戎

外其孰能疇□於此哉况剛允象賢勤於理要清恕以
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推信□□敬讓簿九賦勵三農
抑浮窳之風興廉正之教一年而人知禁二年而人知
惠三年而人知愛四年而人知誦夫然□安可使楛功

昭德沉隱無聞者歟額口率人蒙之樂石

制曰可

於是耆壽荔非鼻古沙門釋僧惠道士游方外口千乃
心萬乃口喜從所欲祈我筆端乃約奏章以纂成績公
本名元光姓駱氏武威姑臧人蓋口軒帝孫降屈安息
高陽口口畱宅姑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

巨唐

之牙爪在濟其賚公又昌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口
口口之族從駱統之口口鎮潼關口五年矣既申武節
克建戎勳

天子以敦淳可親誠明可信更

名錫氏以昭實焉書所謂踐修履歆靈承于寵者矣若
夫授功王府謨德侯家雖馮異口言已傳口於管歲而

吉甫作頌度靈美於今辰詞曰

泚泚武康兮有虞秉鉞卽戎臨敵兮原火烈烈隊如星
兮陣如雪進如流兮止如戟轉電激兮衝風發壞苑垣
兮復宮闕旣東征兮又西倭鼙鼓雄兮才氣傑滌昏靈
兮掃妖孽河瀆清兮渭源澈功旣成兮無恩亦結倚
鐵防兮賚金穴口山麓兮敷水滂惠汪濊兮威凜列度
毗安兮群盜絕舞口口兮歌大耋城宰雲兮營偃月望
麾幢兮想旌節樹豐碑兮頌英哲詞不媿兮勲不滅

一貞元五年十月十一日建

明萬曆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賜進士第華州知

州丹陽石口麟重建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將徙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于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固是君家尚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虛溢并可重也駱公封武康郡王諡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

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乎

石墨
鐫華

李元諒本安息安氏少養宦官駱奉先冒姓駱名元光鷲敢有謀會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張濛述頌所謂昭德懋功皆實錄也韓秀弼分書當兵戈雲擾碑

復琢磨精工鑿然歸然不爲苟就亦足占中興之兆
萬歷初碑卧廢署草間人多薺其上永昌石公元麟
來守華州移置郡衙

金石
史

舊唐書李元諒傳元諒本名駱元光嘗在潼關領軍
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將何
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奔州走望之遂據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乘其未設備徑
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
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
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
力戰壞苑垣而入遂復京師賜姓李改名元諒官終

隴右節度使

金石文
字記

碑序元諒狗國之功十皆隱約其詞與舊書合彬彬
郁郁有初唐風新書云贈司空諡莊威碑不之及豈
立于元諒未卒時耶舊書初加檢校工部尚書新書

實封五百戶皆碑所遺

金石
後錄

一 元諒本姓安氏出自武衛大將軍興貴文稱武衛巨
唐之爪牙者卽此元諒爲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
檢校尚書右僕射唐書以爲檢校尚書左僕射者非

也文中云陛下薄狩郊甸爰幸巴梁何望之墾掘咸
林敬釭窺覷蒲坂者謂德宗幸奉天朱泚將何望之
等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城走元諒自潼關引兵拔其
城是也云進次昭應稟命于副元帥之軍列屯光泰
分援于尚可孤之壘者謂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
藍田元諒屯昭應賊兵不能踰渭是也時李晟爲京
畿渭北商華兵馬副元帥云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
晟弃甲而奔賊泚憂窮竄死真寧者謂賊將姚令言
與晟兵遇十鬪皆北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
橋密與晟約降泚引殘軍西走至寧州爲朱惟孝等

所斬是也時元諒與渾瑊尙可孤等皆從晟軍云李
懷光阻河距命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者謂懷光
反元諒與馬燧渾瑊韓游環等進討也懷光將徐廷
光素易元諒侮斥其祖父元諒與游環約卽日斬之
所稱才殲當道之豺且蹠吠籬之犬者應指此云藩
戎匿詐求和諸軍畢會是猶沉疑陳其不誠請以爲
備者謂吐蕃請盟詔元諒軍潘原韓游環軍洛口援
渾瑊會平涼盟吐蕃劫盟事也云距平涼二十里所
柵爲壁塹爲壕設晉師敖前之伏修楚臣勁後之殿
皆與史本傳合此貞元三年事也蓋更隴右節度卽

在其時云依其制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岳立
乃修廬井乃闢田疇者則元諒修治良原隍堞闢田
數十里使士卒墾治諸事水經注曰河水自潼關東
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潘岳西征賦溯黃巷
以濟潼今二書巷皆作卷此云北連繹臺南抵黃巷
可以証其誤矣碑在華者華人思其功請于朝故作
此頌也文苑英華有任華送李彝宰新都序云宗
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流
百家之言善屬文有大節召試西掖與莊若訥高郢
何入高等執政以彝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

命交內有行軍司馬董叔經放唐書藝文志博經一卷

蘇頌元中董叔經上墨池編云唐開汾河記董叔經書

本卽此人

關中金石記

姜嫄公劉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一分二十八行行四十九字行書篆額在邠州城南本廟內

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

姜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誼書

一處士張瑄篆額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郤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
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
姜嫄嘗出遊見距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
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
冰皆有以全度者既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
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
封諸郤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口之
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
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
命禹禹讓于稷皋繇咎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

曰朕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
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也夏有天下載祀四百
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下載
祀八百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澆季而咎繇口積累
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乃以無疆之靈命

我聖唐盛德大業與天地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

者周口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
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
戎狄不窋之孫曰公劉口口於豳居以平西戎以篤前
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劉

有德於國先賢所出立祠舊矣

我國家稱

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

王命維公將之烈烈征師維公成之略地千里亭鄣嚴於外啟行一戰弓矢囊於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野覩此二廟獨爲匪安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神喧躋莫甚於市廛奈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

神而不知藝狎之慢神知事神之求祐而不知慢神之

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口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譟瀆易之俾中夫札瘥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爲神口旣而下遷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山有清謐之勝材則楹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微斂之煩口則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於是祇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爲己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

多品故雖澗谿之毛口汗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
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馨潔之以齋達之以和則神可
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焉夫子曰丘禱久矣抑爲□□
尙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爲忠也正色
帥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
夫以來一門四人口□□方繼踵勲績爲時心膂
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

獲神之勞以屏

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

歲矣而銘記尙闕將恐寤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

刊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殖后
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
肇宅豳土何口口豳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
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摧闕闕朝合躡塵暮開蚩蚩羣咻
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
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
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

揚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

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

廟在今邠州城南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
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予昔以尙書郎出使寧
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爾雅大野曰平俗作阡非乃姜
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爲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
寘廟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薤
琳瑯

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爲勢屈卓然名臣獨爲
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
于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畧似柳公權亦足

存也

石墨
鐫華

碑云姜嫄嘗出遊見跡而履之按毛公註生民詩履
帝武敏歆之句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敏疾也從于帝
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以爲從高辛氏郊禘求子而
生后稷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云帝上帝也敏拇
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
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子
說殊怪誕益出于司馬子長本紀歐陽公謂稷契非
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記既不取其履足之怪而取其
訛謬之世次第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在司馬
子長之前數十年未必見史記世次而世次之說出

于世本其書在宋時已亡矣朱紫陽幽風集註云后
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而史記止云不
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無下陶字集註云自公
劉居邠後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
王始受命與史記合而此碑云公劉者周文王之十
代祖也未知何據

金石
後

唐書稱獻甫從渾瑊討朱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
工部尚書不及刑部爲邠寧後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不及封邠寧郡王並史之缺誤當從碑爲是

關中金
石記

獻甫封朗寧郡王新舊史俱失載李氏自言出於伯

陽而伯陽爲庭堅之裔故天寶初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此碑敘三代承禹稷契之祚而咎繇積累在天天命乃歸於唐蓋以此也都元敬金薤琳瑯嘗載其文石今已損失三十餘字前兩行空處攬入明人范文

光題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吐蕃寇寧州邠寧節度

使張獻甫敗之今碑所載戎醜是膺授鉞而至是其

事也碑後云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幽州張

守珪也四人者則獻誠獻恭及煦與獻甫當時伐閩

之盛若此可謂濟美矣

授堂金石跋

按陝西通志姜嫄祠在邠州城外太王祠右唐節

度張獻

通志
誤憲

甫建卽此廟也通志又引名山藏云

洪武十八年八月載邠州姜嫄公劉之廟於祀典

則自唐以後及明以前皆不列祀典矣此碑撰文

者高郢書者張誼篆額者張瑄新唐書傳高郢字

公楚衛州人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誅李晟表

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

人碑卽書于此時張誼張瑄無傳立碑者韋丹新

唐書傳云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

學擢明經歷官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

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其立此碑在
神召爲舍人之前佐邠寧幕府時也碑云姜嫄者姓
姜名嫄說文云周棄母字也史記嫄作原周本紀
驗云有郃說文氏女曰姜原注引韓詩章句曰姜姓
其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梁玉繩人表攷謂原本作
嫄生民傳箋姜姓嫄名史記集解謂嫄是字及諡
大略號者非諸說互異如此乾隆四十九年逆回滋擾
邠督兵遇邠親至此廟此碑尙存而廟甚頽廢安
得有如張獻甫其人者爲之塗墍耶

李抱真德政碑

碑高一丈四尺廣七尺四寸二分
八行行五十四字行書在長治縣

口義軍節度支度營田兼澤潞磁邢洛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王李公德政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口口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隴西縣開國伯董晉奉

勅撰

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口度支及諸道鹽鐵轉

運等副使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斑宏奉

勅書

朝散大夫守口口府長口口陽縣開國男韓秀弼奉

勅篆額

唐口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真字口口

皇開

府儀同三司涼州都督河蘭鄯廓瓜沙甘肅九州大揔
管申國公循仁之元孫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大將軍
永之曾孫口兵部尚書懷恪之孫贈太子太保齊管之
子蓄河岳之秀業祖考之慶克生鴻才以佐

元后殊勲茂績可得而稱也公體口執口抱素專直威
厲霜雪氣凌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寬裕足以安衆召公
相武之口申伯翊宣之口尚父六韜之奇夷吾九合之
業口口冠公皆口之口從父兄故相國抱玉所重
期以遠大薦于

肅宗授汾州別駕僕固

懷恩之平史□也伐□□之功□□□□□□□□□□
□□□□□□潛懷異圖□髮衝□冠憤激忠□間道□
□□□□□□關潰其□□而□□疾顛汾潞庶定□□□
□□□□□□□□拜殿中少監□□□□兼御史中
丞□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恩光荐及
輝□□□□□不□□思有陳讓□□□□

□□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內五州都團
練使澤人欣欣如戴父母公虔奉□□□□聖旨

專精吏職一年而流□□□□□□二年而軍給人集風

淳俗又時屬散卒聚鍾鼓□肆其猖狂□以驅□議者

請兵逐之公謂之曰□□稟元和以生奉五常以□□
不□順無不懼逆理亂之道□之于政政□則□□興
仁義著政□則刑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不脩
也始務□□豈可加兵乃□□禍福□門□□開泰之
□□□□□□巖□□勞□等□風載揚遂遷懷州
刺史澤人□思之□□□□懷人來蘇之慶霈若膏
□□政未幾懷如澤焉

天子寵文翁之

能旌龔遂之美以節使司徒公□□于西乃授檢校祕
書□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澤潞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

殊恩倚任留務□□□□化源獨□心計乃約故實
□□□□□□安物□□□養農省徭以息孤惻均
調以資士卒孝悌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
□□鞭朴弛於官署闔境之內不日□而化□建中元
年特授節制并廉察本道兼領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
勤王之師修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武□布

大君之誠以睦藩□導□□□□□之化以釋危
疑由是
上澤得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

君臣無間致于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後蟲旱

□災公請□神祇憂□于□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

零兩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部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
前後歷官以十八政再爲侍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領
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戶
命爲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量宏
而深口達而朗常執口口口口口口不求援而取貴口口題輿
登補哀簡自
皇口爲爲元臣非德及蒼生

忠貫白日口何以臻此潞之緇黃者口詣
陳請願勒貞石
帝嘉乃誠
詔

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
皇矣
上帝降祚
有唐蘊粹孕靈克生

義陽明明

天子賢能是弊乃

命

義陽鎮于上烈烈義陽惟

國之楨若若隱如

長城用極于正性根于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

王度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散澆爲淳軍以威

兇口口懾恢振

皇綱輔弼

業口口蓋而順帝曰抱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

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駕終古

監工上黨縣口郭口仁

王食何往

有元至正五年冬至日奉議大夫潞州知州張堃仙

佈化得斯斷碑於岱嶽廟瓦礫中重建於此故記之

耳

右李抱真德政碑攷新舊唐書地理志五代職方攷
磁州字無从心者此碑磁字點畫分明又天祐十一
年澤州開元寺神鐘記亦作此磁字州縣之名當從
其時本稱史臣秉筆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決其
然否此金石之有益於史學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歲月金石錄系于貞元九年云有碑陰
行書今失揭也碑爲董晉撰班宏書韓秀弼篆額
而皆云奉勅文亦云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
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而兩唐書德宗紀及李抱

真傳皆不書其事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年正月
 己亥昭義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請降
 官乃授檢校左僕射六月壬寅李抱真卒舊傳亦
 云十年六月卒新書本紀不書抱真卒本傳不書
 卒年而于宰相表則誤書卒于九年此碑所紀皆
 抱真未卒以前之語則金石錄以為九年當必有
 據也撰文者董晉字混成河中盧鄉人結銜為門
 下平章事宰相表載其罷相為禮部尚書在九年
 五月本紀碑不署禮部尚書官可知其撰文在九
 年五月以前矣書碑者班宏衛州汲人傳載貞元

八年以宏專判度支使而無守戶部尙書之官碑
書扶風郡公傳所未及其卒也在八年七月据此
則書碑又在八年七月以前矣今不能確定姑從
金石錄附于九年篆額者韓秀弼與秀實秀榮兄
弟並以八分擅名諸書皆無可攷此碑署銜曰朝
散大夫口口府長口口陽縣開國男据廣德二年
書臧希晏碑題曰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
國男則此所泐封縣乃淮陽也墨池編載其所書
有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李
元亮功德頌李晟先廟碑而不及此碑之篆額則

此碑久不傳於世矣抱真碑泐其字新書傳云字
太元碑載其高祖修仁曾祖永祖懷恪父齊管皆
無傳所載抱真歷官兩書稍畧惟新傳云繇倪國
公進義陽郡王碑則畧其公爵傳又稱抱真自貞
元初朝京師還鎮會天下無事乃好方士有孫季
長爲治丹因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三千
丸而卒讓司空是貞元十年正月事此碑尙是在
潞鎮時所立也

張敬誥墓誌銘

石高廣一尺六寸六分十九
行行二十一
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鴻臚少卿□□□君墓誌銘

并序

鄉貢進士河東薛長儒撰

張氏之先運籌博物風靡萬代公其衷焉公諱敬詵馮
翊同川人也 皇朝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
君之孫 皇朝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
公禮度清曠育德含章蘊燕樂佐理之謀猷懷吳周匡
弼之骨梗弓裘不墜文武攸稱清貫克序加朝請大夫
以博雅周才授鴻臚少卿以公忠推德錫金章紫綬東
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謂命公爲狎衛奉上以忠貞撫
下以信義休聲遐著寮友欽之方申呂父之榮遽染劉

貞之疾以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於洛陽縣永泰里
之私第春秋六十八以其年九月廿四日窆於漣澗之
陽邙山之新塋禮也孳子三人曰淋重淋威淋齊皆年
始能言昂昂逸足有女五人長女從緇隸寧刹寺次歸
杜氏三女歸王氏兩女尙幼夫人樊氏淋順傳芳霜明
勁節移天墜翼同穴後時哭不絕聲撫孤增慟永懷陵
谷爰託松銘其詞云

神理茫茫兮微明忽幽人廿營營兮生勞死休更相泣
送兮萬古千秋隴樹白楊兮悲風颼颼

碑云窆於漣澗之陽邙山之新塋蓋以鴻臚少卿爲

河南尹裴諝命爲押衙卒而葬于洛陽也

中州金石記

張君有夫人合葬墓誌銘書其上世及此君占籍歷

官名字皆互異此誌稱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請

命公爲押衙以時攷之謂晉公也

授堂金石跋

按張敬誥及其祖元長父崇讓兩唐書皆無傳誌

云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諝

句

命公爲押衙舊

唐書裴諝傳諝字士明河南洛陽人天寶間舉明

經補河南府叅軍丁父喪居東都祿山陷二京東

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未嘗爲東都副留守河南

尹授堂乃以諝字爲諝字以裴公爲晉公是卽裴

度也兩唐書裴度傳度係貞元五年舉進士其歷
官亦未嘗爲東都副留守河南尹斷非碑所指之
裴公則或仍是裴譔而官有碑傳不同耳誌載子
三人女五人長者從緇是出家爲尼也次皆著其
所適族較他志爲詳

諸葛武侯新廟碑

碑高六尺八寸二分廣四尺二寸三分
二十二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河縣

蜀丞相諸葛忠武侯新廟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

口御口沈迴撰

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元錫書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

府王左僕射馮翊

嚴口惣帥文武將佐泊蒙口突歸之旅疆理西部營軍
汧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于時威武震疊虜
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燿滅焰土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
之勞重關弛擐邊殺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
訪古周覽原隰修敬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
遠雖簫鼓曲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搆土階
微數尺之崇庭除無衰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
得備陳頽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耳往麋鹿走集

馮翊曰丞相以命廿全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丘壠口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貌詭製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營薙藜薄是營是葺衆工窘至繚以高墉隔閼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英英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摧前烈銘于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君子皆風雲元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尙父則止讐口口諸侯同舉管氏籍強齊之力宗周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燕昭爲奧主君臣同道僅能

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
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
州介在山谷驅羸卒輔孱主衝擊中原撐拒強敵論時
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按功霸
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
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刻
今古倬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
書姑務統論大畧敘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
傳非作者之意也今則不書其銘曰
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蝟起毒蠱九州天旣厭漢人

思代劉泐渭交爭存亾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
武侯踈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
氛魚脫溪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
悠悠清塵前哲 後口心跡暗口建茲新廟式是梁

珉

大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
子建

是碑今已改鑿甚多如蒙燿曲麈等字皆從明搨本
按正止讎下舊本已泐今作獨夫二字不可從

竹崦
金金

石目
錄

文稱貞元三年府王左僕射馮翊總帥者謂舒王謨
爲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也錫

字君貺見世系表

關中金
石記

按諸葛武侯廟在漢中府寧羌州沔縣東五里三
國蜀志諸葛亮傳亮疾病卒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因山爲墳冢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于沔陽裴

注引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
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
者或以爲可聽立廟于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
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亮德範遐邇勳蓋

季世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道在昔者也今若
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徧宗廟臣愚
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河陽于是從之此卽舊
廟也碑不詳新廟所在漢中府志載諸葛武侯墓
在河縣南十里定軍山下水經注河縣故城南對
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舊廟卽在
墓前今廟在城南五里是距舊廟五里也此碑撰
文者沈迥書者元錫兩唐書俱無傳唐書宰相世

系表錫爲司儀郎延祚之曾孫綿州長史平叔之

孫吏部員外郎挹之子錫字君貺與宰相元稹同
系表祇載其官淄王傅而此碑結銜乃爲節度推
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又據韓文考異衢州
徐偃王廟碑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

集古錄廣川書跋並

作徐放書韓文考異作元錫

是錫又嘗官福州刺史矣碑云府

王左僕射馮翊嚴口疆理西鄙營軍沔陽嚴下泐

一字陝西通志云唐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嚴武增

修有記卽謂是碑則所泐者乃武字也武爲挺之

之子兩唐書傳稱挺之爲華陰人嚴氏有馮翊華

陰二望碑稱馮翊者舉其舊望也惟碑有左僕射

之官兩書嚴武傳所無且舊傳稱武卒于永泰元

年

杜工部年譜亦同

不應貞元三年嚴武尙在是陝西通

志與碑不合關中金石記定爲舒王謨唐書宗室

傳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子德宗愛其幼取爲

第二子其爲沔鄂節度在李希烈反之時正貞元

三年事宜乎合矣而亦未嘗有左僕射之官且與

馮翊嚴口義亦無着希烈之亂在淮蔡舒王謨爲

節度在沔鄂卽今湖北漢陽府河陽州非陝西漢

中府之沔縣則關中金石記亦不確也碑敘伊尹

呂望夷吾樂毅只四人而云八君子亦不可曉

會善寺戒壇記

碑高三尺八寸三分廣二尺九寸四分
分十六行行二十八字隸書在登封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

河南陸郢書并篆額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謂名山福地異人靈跡往往而
有漢晉間高僧植貝多子於西峯一季三花因爲浮圖
遂爲寰中之真境又有兩阜中斷豁爲石門飛流縈回
以噴薄喬木森竦以布護先是有高僧元同律師一行
禪師鏟林崖之歆傾填乳竇之窳窳甃玉立殿結瓊構

廊栴檀爲香林琉璃爲寶地遂置五口正思惟戒壇思
惟者以佛在貝多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爲思惟口三花
之義在此自河洛口塵塔廟崩禿上都安國寺臨壇大
德乘如脩慈業廣秉律道尊志度有緣灑庇群動慨茲
堙墜遂爲

聞口尋有

詔申命安國寺上

座藏用聖善寺大德行嚴會善寺大德靈珎惠海等住
持每季建方等道場四時講律藏用上人逸口徧尋高
情口邁美殿塔之嚴麗賞泉石之勝絕其跡不朽其教
益響於是鍾梵相聞幡蓋交蔭豈獨鑪峯名巒空記遠
公之行沃洲精舍重述道林之跡時貞元十一祀龍集

乙亥大火西流之月也

填闕大德巽空 道嚳 了真 道覺

登封縣令徐暈

寺主懷賁 都維那明口 前都維那幽蘭

廩農楊誠刻

在會善寺戒壇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河
南陸郢書按袁宏道遊嵩紀稱其隸法道逸今觀其
書雖遜潘謁然筆頗秀健陶宗儀書史會要亦稱郢
善書詳見趙明誠金石錄

說嵩

寶刻類編及味長文墨池編俱有此碑碑云漢晉間

有高僧植貝多于西峯一年三花因爲浮圖按太平寰宇記引嵩高山記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岳四脚下種之并立浮圖今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花白色其香甚佳與碑云高僧不合蓋傳

聞異詞也陸長源新唐書有傳

中州金石記

碑首行陸長源列銜有云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考之新唐書本傳惟由汝州刺史爲汴行軍司馬昌黎集董晉行狀貞元十二年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今長源作記當貞元十一

年已稱兼御史中丞然則入汴時長源蓋由中丞復

進爲大夫而史皆缺不載其後題年月乃云貞元十
一祀龍集乙亥大火西流之月變年爲祀而猶書龍
集乙亥皆依古爲文長源好奇如是

授堂金石跋

按碑爲陸長源撰陸郢書并篆額長源字泳祖吳
人其爲汝州刺史新唐書本傳不著何年舊傳則
在貞元十二年之前此碑立于十一年其時正在
汝州也書史會要稱其善書歐公集又載其官汝
州時以殷仲容書流杯亭侍宴詩絕代之寶乃爲
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此則長源在汝之
軼事也陸郢無傳碑載貝多子一年三花爲漢晉

間高僧所植嵩高山記則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來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少室山有貝多樹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于此是高僧道士野人所傳不同皆僧之稱謂也又齊民要術引嵩山記云嵩高寺中忽有思維樹卽貝多也一年三花以貝多爲思維樹語與碑合而云忽有則不言栽植之人又與諸說異矣一行禪師見舊唐書方技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國濟誤當作國清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

請法蓋受其術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
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于嵩山師事沙門
普寂碑所云鑿林崖之歆傾填乳竇之幽窅者卽
此時事也建碑在七月而云大火西流與他碑別

鹽池靈慶公碑

碑高七尺八寸八分廣三尺八寸四分
二十五行行五十一字正書在安邑縣

大唐河東鹽池靈慶公神祠碑

并序

將仕郎太常博士崔敖撰

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書并篆額

地絡之紀莫宗於河陰潛之功允啟于匯旣畧太華浸

滌中篠嶽瀆宣精融爲巨濶肇有元命鹽珪告成惟其
潤下乃生鳥鹵鹽池之數有九七在幽朔二陂河東皇
穹陰隲兆人眷祐中土因飲食以致其味節和齊以調
其心溟溟天池寔曰鹽澤幅圓百里澄澈萬頃元極積
數太鹹爲鹺其墟實沉其宿畢昴其漕砥柱其關巖幹
后祇寶之設以重險謙順成量澗溪攸鍾涵風蓄雷終
古不息湧若山外連爲海門所以帝乙建社而臨之王
豹遷都而據之執其重輕以曜富有在晉山澤委于虞
衡周制無征漢方盡幹務其尊穡蓋用抑商少府所口
均其攏量群族自占築廬環之業傳祖考田有上下旱

理其埤水營其高五夫爲塍塍有渠十井爲溝溝有路
泉之爲畦醜之爲門漬以渾流灌以殊源陰陽相蒸清
濯相孕動物潛爲蠶爲陶工溜乎而凝莫見其朕雪野
霜地積如連山羨湯區域歸于塗潦泉貨之廣沒於齊
人

皇家不賦百三十載

憲宗御國五

十季姦生剗丘燿火通鎬

嗣聖受命以兵靜

之擊鼓嶠洛封屍燕趙却獫狁圻絕漠忝昆夷圻窮荒
亶其

宸威風動八極調發之費仰於有司雖田

征益加而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筭置榷酤之官以權
合經以貨聚衆畫野標禁壅川爲壕西籠解梁左繚安

邑乃滌場圃乃完倉庫畢其陽功以謹秋備度土定食
止於中州濟圻橫汾爰距隴坂東下京鄭而扭于宛艘
連其檣輦擊其轂終歲所入二百千萬供塞垣盡敵之
賞減天下太半之租然後傳圻甸人納圻醴人有形有
散以宴以祀每仲夏初吉爲墀而饗之懿夫明徵厥有
前誌

中宗反政崇朝而復鹹大麤窮霖巨漲

而不淡誠宜命秩視彼封君

先皇帝薦靈慶

以彌神索氤氳而建廟拖諸侯之法服鏘泮懸之清樂
籍二郡之版六百糝圻司池故得浮榮光結顛氣沖其
德正其味粒重英以表稔花四出而呈瑞陳陳相因非

稀載可能計矣貞元九年冬

天子親祀

明堂大裘而

郊孝道昇聞百蠻頓首粟帛之賚及

於饗惻庶政惟和達于遐邇戶部尙書裴公延齡奠三
壤之差口九州之賦鐵鼓之貢林鹽之饒凡晉人是輸
以河中爲會府遂表職方郎中兼侍御史馮公口推其
全材委以大計詔曰俞興往哉汝諧乃駐車蒲城以馭
羣吏分命前永樂縣丞張巨源前鄭縣丞蕭曾率屬而
臨之洎十一季秋九月裴公薨今戶部侍郎蘇公弁繼
之以馮公成績有間禮任如舊度支又以前詹事府司
直陸位知解縣池前大理評事韋縱知安邑池惟職方

領地官之外權惟評直守制使之成算姦氣不作阜財
有經十三季四月五日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勒豐碑
揚茲利澤感和羹之訓心遊傅氏之巖稽近監之詞氣
對郇瑕之邑微臣作頌式贊新宮頌曰

浩浩靈池冠于水行蒼茫太陰溱漣純精惟澤在口与
時爲程禍貪而竭福儉而盈
巨唐君臨坤順軋

貞冥勒其官坎德効靈海眼通波河源伏肱千里一氣
瀦爲廣斥雲漢照臨玉繩下直曰雨曰風以凝以積自
我天產惟其口食斯皇
元后乃聖乃神既絜

浮沉亦修明禋大禮畢舉大樂畢陳馬公貪來克諸神

人登牲廟墀塵幣池瀕既醉既飽馮公則欣蕭張行優
陸韋德隣有口有屬伊馮之賓仰彼靈造垂於無垠

皇運天長頌聲日新

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寅廿日癸酉建

碑陰

高廣與碑同三層書上記二十九行行十八字
中下皆人名中七行下十四行行字不等行書

靈慶公神堂碑陰記

五老山人劉宇撰并書

天作口極神將宅焉神者何靈化之真宰者也夫神之
侏落寔日監宗閭閣禱之不在祀典
元皇朝有

元老韓公滉之物惣邦賦以大誠之功康濟是博上以供
宗廟之費下以代田野之租昇聞于天請加

禮秩

帝曰可於是冊爲靈慶公俎豆之數視於

淮濟享謁之期載在口府及故東都留守禮部尙書

崔公縱頃知河中院以神之舊宮僻在幽阻旣崇其禮

宜敞廡居是用遷置于斯乃飭殿堂開像設面翕淪之

積水跨邐迤之重崗陰陰森森容衛畢備列率走僻儼

然如生雖水府靈居未之若也今臧方郎中兼侍御史

馮公興纂其是職推致信讓無小無大報之以德頃以

天人不雨草木無輝農夫愁怨慮失其歲職方於是齋

心累辰親執牲帛將至誠之德告靈化之源嘗不崇朝而雨斯足如是者數四是則人有德於神神亦有德於人德交歸焉政是用長宜其建石表異徵文紀靈是以有太常博士崔君之頌也逮夫石自他山而至文自奉常而來知解縣池詹事府司直陸位事以道自集商以仁自來知安邑池大理評事韋縱財以清自豐吏以明自肅此二君者以爲職方之精意可達於明神如之何不奉矣乃相與就其磨礱覆以棟宇自朔及望揭焉而舉洪範曰潤下作醜夫敘讚靈慶公陰潛之功亦所以表

聖皇澤及於萬姓者也恐其頌或有關乃命

山容重紀於碑陰

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記

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專知度支河中院朝散大夫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
侍御史上柱賜緋魚袋馮興

專知度支解縣池宣義郎前守絳州龍門縣令賜緋
魚袋槁寰

專知度支安邑池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

度支河中院巡官奉義郎前京兆府昭應縣主簿班

遇

度支河中院巡官宣義郎前行舉州下封縣尉崔震
兩池都巡檢官宣德郎前行同州郃陽縣尉楊勗興
鹽口勘會官將仕郎前行絳州萬泉縣主簿崔季常
方集勘會官儒林郎前行晉州神山縣尉崔士衡
監宗勘會官朝散郎前行廬州舒城縣尉張仙

東郭勘會官宣德郎前行寧州司田叅軍賈公幹

方集場官朝請郎前行左衛兵曹叅軍李文質

常滿場官朝議郎前行秘書省校書郎元昭慶

鹽北場官文林郎前行邛州大邑縣丞韓偁

青鼻場官朝議郎前行抗州司士叅軍李廣成

監宗監官朝議郎行監賜紫金魚袋楊日新
分雲塲官將仕郎前守絳州稷山縣主簿高峯

柳谷檢閱官承務郎試左領軍衛兵曹叅軍韋馮
紫泉塲官宣義郎前行河中府猗氏縣尉韋厚正

下封塲官儒林郎試右威衛兵曹叅軍柳翊

資國塲官將仕郎試率更寺主簿崔阡

鹽池神廟新碑旣立因覩有唐昔勒豐碑偃側甚危
懼其傾仆斯爲可惜迺樹立於廟庭之右姑呂紀其

歲月焉

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解鹽司副使亢澤

解鹽司判官郭榮

令蘇之純尉畢大純戊寅季冬望日同謁

祠下

此段
左行

唐書叛臣傳大歷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
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
疑不然命蔣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
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又地理志安邑縣有鹽
池與解爲兩池大歷十二年生乳鹽賜名寶應慶靈
池以傳及此碑證之則志作慶靈者誤也舊唐書德
宗紀貞元十二年九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

碑云十一年秋九月薨未詳孰是碑爲鹽池官吏所

建宜不誤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碑記爲將仕郎太常博士崔敖撰將仕郎前試大理
評事韋縱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清河小房有
敖與敦敷汶敏列一格韋氏鼓城公房有縱左金吾
衛兵曹叅軍今碑所署卽其人記載元宗御國五十
年收鹽鐵之筭置權酤之官云云舊唐書食貨志云
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繫而已暨元和中
皇甫鏘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權利人苦犯禁掘
此碑言代宗時因兵興已置權酤則鹽法非止爲羈

縻已記後載貞元九年戶部尙書裴公延齡以河中
爲會府洎十一年秋九月裴公薨今戶部侍郎蘇公
弁繼之唐時兩池置官畧備于此延齡首籠利權以
毒天下而其爲之佐者又數人本傳惟言貞元八年
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凡設謀鉤距肆爲剝蝕皆已悉
書而酤鹽在河中獨不及之又八年爲戶部侍郎至
九年已歷尙書史於其轉官更失紀皆疎也

新唐書
本傳同

碑稱裴公薨在貞元十一年延齡傳作十二年蓋史
誤并本傳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
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

金石錄卷一百三
支與碑所記符記前云中宗復政崇朝而復鹹大歷
陰霖巨漲而不淡蔣鎮傳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
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當時
固以欺飾爲之而踵事者又勒之頌詞以長其僞然
則敖之文雖贍腴固非實也

授堂金
石跋

按此碑陽爲頌陰爲記頌爲崔敖撰韋縱書并篆
額記爲劉字撰書頌刻于貞元十三年八月廿日
記刻于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是記先刻矣然記
內已言有崔君之頌恐其頌或有闕乃命山客重
紀于碑云重紀又似記爲後出者而乃先刻之何

也鹽池靈慶公神祠在山西解州安邑縣山西通志云池神廟在鹽池內唐大歷十二年建十三年韓滉奏解池產瑞鹽請置神祠賜號曰寶應靈慶池神曰靈慶公張濯撰記貞元十三年修太常博士崔敖撰頌貞元十七年四月知解縣池陸位安邑池韋縱立池神祠頌碑崔敖撰文据此則似崔敖撰頌在十三年立碑在十七年敖又別爲撰文然此碑有頌并序而別無他文實是十三年建無十七年字通志語所未詳也韓滉奏瑞鹽卽碑所謂先皇帝薦靈慶以號神索氤氲而建廟粒重英

以表稔花四出而呈瑞据碑則建廟在前瑞鹽在
後通志語亦不合碑陰有舊宮僻在幽阻是用遷
置于斯之語則是遷建非重修也但未詳舊址所
在通志則云廟在鹽池內貞元十三年修而不言
遷建亦與碑不合碑陰云元老韓公滉之摠邦賦
以大馘之功康濟是博請加禮秩于是冊爲靈慶
公舊唐書韓滉傳大歷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
此卽摠邦賦之時也傳不載奏請封靈慶公事惟
云大歷十二年秋霖雨害稼諸縣損田三萬一千

一百九十五頃卽碑所謂大歷窮霖巨漲而不淡

也碑敘摧鹽之制云皇家不賦百三十載元宗御國五十年嗣聖受命却儼狃于絕漠走昆夷于窮荒調發之費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筭置摧酤之官是摧鹽始于代宗時也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此卽摧鹽之始矣食貨志又言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者蓋祿山之亂河北蹂躪朝廷之法有所不行故謂之羈縻非謂直至元和中始置摧酤且卽如其言則天寶已前之不羈縻亦可推

見授堂似未詳玩耳碑云臬之爲畦醜之爲門又云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立豐碑河東鹽法有畦地畦戶其名始見此碑山西通志鹽法卷內云畦地始見唐崔敖言又柳宗元言溝塍畦畹交錯輪囷宋元符四年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入賀池之有畦自唐宋時已然池如仰盤畦居灘際地勢南卑于北畦旁各開水爲港長與畦等汲引水上畦底如砥邊封爲埂中復留塍以段分之此治畦之法也又唐時就山海井竈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此卽畦戶也碑自撰書人及碑

陰官屬姓名惟蘇弁兩唐書有傳餘俱無傳弁傳
云字元容京兆武功人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授
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承延齡之後以寬代煩虐
人甚稱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是在貞元十二年
九月後也

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

石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九寸十
八行行二十九字隸書在濟源縣

濟瀆廟一北海壇 二所新置祭器沉幣雙舫雜物之

銘并序 器物名數題在碣之陰也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洸字濯纓撰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口口崇乎祀典封茲瀆爲清
源公建祠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
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爲廣澤王立壇附于水
之濱矣

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
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劔履玉珮爲之初獻縣尹加繡冕
六旒三章劔履玉珮爲之亞獻邑丞繡冕加五旒無章
亦劔履玉珮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

邦之大事

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
者有云俎豆素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
事壘土朽椁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

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轂入洛去來
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
也沉幣雙舫又以車取沁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
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爲擷非
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七箸器用之類門到斂索事終
存亡大半其弊五也旣革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念

茲悟茲

前年夏及今季春大風壞楸槐數株
因用此材而爲祭器兼沉幣之舫也

爲余有意

廟中無備沉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惜皆遂觀
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于石以俟後賢是時也貞元十

有三季

碑陰

石高廣與前同前後十四行行字
自二十八至三十五不等正書

濟瀆

北海壇

二所新置祭器及沉幣雙舫雜器物

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

沾二

篚箱四

俎盤十

罇六

豆廿二

籩廿二

簠八

簋八

壘二

洗二

酒爵十二

杓四

燈

盞一百六十枚

沉幣

雙舫舩一

新造埽壇一

副壇席七十領

五幅幔兩口

氈四領

四尺毯子

四浴斛一

方毯子八

蒲合廿領

丈六床兩張

八尺床一十六張 內三張細 連心床一張 四尺

床子八 繩床十 內四倚子 油畫臺盤二 一方五尺

一八尺 素一小臺盤一 八尺牙盤二 火爐床子

一 竹床子一 燈臺四 柒盆子二 竹衣櫟四

木衣櫟三 鹿木枕四 粘板二 草函一 鞍櫟一

櫃一 并鎖 門簾一 帳簾一 並紫綾綠 盆子卅

牧 水罐十 長杓八 馬杓二 刷帚三 鏢一具

竹燈臺子一百六十枚 新口床席二領 碧綾綠

椀二百箇 疊子五十隻 盤子五十隻 朱盤兩面

崑崙盤四面 細匙筯五十張雙 麈匙筯五十張

雙 柴杓子六 五尺單一條

舊什物 釜兩口 煮羊脚鑊一 鑊大小八口 小

油鑊子一 小鑊子一 鐵二 火爐一 大盆二

瓮五 水中盆二 小盆子六 水罐九 食椽五 甌

三 洲長杓四 馬杓二 八尺床子四 四尺床子四

故食床一張 長連床一張 雜木竹歷床兩張

間簾一 鈎三 勳籠一 巾一條 廁口口 簾茶

椀子八枚 茶鍋子一 并風爐全 茶碾子一 香爐

二 酒海一 殿門鑊一具 剉碓一具 并頭刃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噐事碑文乃

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撰簡古有體裁一洗駢儷之

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

金石文字記

集古錄有此碑明都穆金龕琳瑯亦載其文而遺其碑陰又遺器物名數題在碣之陰也十字第一行北海壇二所脫二所兩字偃革口儒上闕一字以爲闕二字及以沁河爲池河以俟後賢爲以待皆賴有原刻証之碑云沾二者卽玷有云柒盒子柒杓子者柒本漆字艸書後人又變爲正字故山海經漆本或作

柒也

中州金石記

新唐書百官志云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

祭祀有祝史三人齋郎各十三人較之碑所紀益倍
其數不知何時增益爲之也或志文他有所據今亦
未能詳也碑又云北海封爲廣澤王天子以迎冬之
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云云濟源唐舊屬洛州
故成周內史爲之攝祭禮儀志祭北海及濟于河南
是其事也然志文不詳其儀數洗字濯纓而題云濯
纓不才謬領茲邑臨文自稱其字非用謙之道也

授堂

金石
跋

按濟源廟北海壇並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

河南府志云北海之建壇說者謂濟瀆泉脉通北

海故於此建廟然檢舊唐書禮儀志云祭于洛州
新唐書禮樂志云在河南不云濟脉通北海也濟
水源流詳見達奚珣遊濟瀆記碑濟瀆之封清源
公在元宗天寶六載唐自高祖至元宗爲六世故
碑云有唐六葉也壇廟定制歲以立冬日致祭內
史爲初獻縣令亞獻邑丞終獻而供祀器具假之
洛陽自濟源南至洛陽皆須陸運碑故云轉轂入
洛去來三百餘里也壇廟祭祀官事也必假器于
鄰郡且必以稅緡酬之可見唐時制度之簡陋如
此稅舒苒切以物遺人也非假物之義若假物則

當用貫字制切貸也貸與假同義貫與稅聲近
俗因相沿以假貸爲稅碑所稱稅緡謂以緡錢償
其假物之資也稅字蓋始見此碑碑陰所載器物
名亦有可資考訂者如燈盞俗名也許渾詩云小
殿燈千盞而此碑已有之毯子俗名也其字見廣
韻而此碑已有之衣架名見爾雅架本从木不必
加木于旁故廣韻玉篇不收榦字而此碑有之床
竹歷俗名也釜鬲謂之歷不可施于床或者是床
隔隔从鬲鬲與歷同音因謂之歷而此碑已有之
蒲合廿領未詳何物廁于床毯之間疑卽蒲席禮

明堂位周以蒲芍註云蒲謂合蒲此或倒互爲蒲
合酒海見白香山詩就花枝移酒海而此碑已有
之浴斛疑卽浴斗亦卽浴盤也副壇應七十領應
當蓋切音帶玉篇云邪席也集韻云屋邪似用以
衛壇者疊子厠于椀後卽今俗名碟子疊有重累
之義碟音舌集韻云治皮也不與碗同類今俗作
碟非也惟崑崙盤其名無攷茶字作茶與爾雅合
帚字加竹見廣韻惟幣字作幣幅幔帳簾不从巾
旁而从心熏籠作勳籠又牧字四處宜作枚似皆
小訛碑無書人姓名撰者張洸兩唐書無傳碑無

歲月据金石文字記作貞元十三年

突而人心

咸通

貞元十三年

帝字成性

貞元十三年

貞元十三年

縣非出辨其命盤其合無文茶字并茶與爾盤合

之漢驗音古藥晴云併出也不與將同際今併計

辨歐音疊于風于對對唱合併各類于幾自重累

當蓋叶音帶生錄云保派也其歸云景派也似以

之谷快發酒谷平衣唱谷盤山隔聲韻于十韻與

合國就貝白香山高聲其對聲韻通而並於五音

則聲登振百韻終其云蕭備合音此也短俗互爲聲





2

22

23

24

25

26

27

